

陕版《白鹿原》京津打擂

## 乡土味道推原味话剧

祠堂、窑洞、麦场、青砖瓦房,不时回荡着苍凉悲壮的秦腔。根据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而成,由孟冰编剧、胡宗琪导演、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重磅打造的方言版话剧《白鹿原》近日在中国剧院隆重首演。随后还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三场,并于月底赴天津参加曹禺国际戏剧节。



原著作者陈忠实从白鹿原上走下来之后,有更多艺术家再走上白鹿原。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中国剧协主席、北京人艺副院长、曾经主演过北京人艺版《白鹿原》中“白嘉轩”人物的著名演员濮存昕津津有味地看完三个半小时演出。他说:“他们这版虽然和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剧本,但他们能够和我们原来那个版本完全脱离出来就很不错。这个版本更忠于原作,创作者把从小说中感受的东西诚实地表现出来。从戏剧美学角度看完全是‘一棵菜’的感觉,得承认人家这个东西挺棒挺精致。而且我猜想,陈忠实老师会比较喜欢他们这个版本。”

剧作家、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评论:“作品所反映的近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,民主进步的革命与封建统治和传统文化扭结在一起,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农民,从家庭到家族,从个人到亲友,无论兄弟、兄妹、父子、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发生巨变,从而

上演了一出真实而荒诞的人生大戏,可谓近年来舞台艺术领域又一现实主义力作。”

陈忠实的小小说《白鹿原》1993年首版至今,多次再版,总发行量超过500万册,曾被改编为电影、话剧、舞剧、电视剧、秦腔、雕塑、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。2006年,北京人艺首次将《白鹿原》搬上话剧舞台,引起观众热烈反响。两年前,陕西人艺挖掘本土优势文化资源创排《白鹿原》,在项目筹备期间,先后召开两次剧本研讨,对孟冰、胡小波、王文明、丁金龙、王全安、芦苇六版话剧、影视剧本进行甄选,最终决定选用由孟冰改编的第三版剧本。为了凸显陕西文化特色,剧组专门组织主创团队赴陕西关中地区采风。

“剧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小说中的对话,这一点在改编时是很难的。”孟冰说。因为小说中最有性格的人物语言仍然还是文学性语言,而不完全是口头语,所以,要让小说语言成为人物语言,就需要创

造一个语言环境,将全剧人物的台词都统一在一个格调之内,然后加入小说的语言,这样听起来才会一气呵成。

平时演出不多的中国剧院由于陕西人艺版《白鹿原》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热闹,首轮三场演出票房火爆,一票难求。不少在北京工作的陕西籍观众也都纷纷赶来,想要听一听熟悉的乡音,看一看自己家乡的故事。

为了让北京观众能够听懂陕西方言,陕西人艺的演员们在表演时,台词比较偏向“陕西普通话”;现场还特意设置了字幕。而且观众领到的剧目宣传页上,还贴心地标注了陕西方言的解释,比如“干大”意为“干爹”,“撩骚”意为勾引、骚扰;“麻达”是麻烦、问题的意思;“慌慌鬼”是指毛手毛脚、丢三落四的人;“幕囊”是指行动迟缓、浪费时间的行为……这些地道的方言俚语,被陕西人艺的演员们在舞台上用陕西话说出来,格外有味道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

## 戏剧展示鲁迅弥留时刻 《大先生》讲时代伤痛

称鲁迅是中国人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毫不为过。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阿Q正传》……鲁迅的文学作品几乎贯穿中学课本,但以鲁迅本人为主人公的戏剧却并不多见。

“鲁迅对太多中国人来说,一直以‘斗士’、‘导师’、‘匕首’等面目出现,而真实的鲁迅却难以呈现。”著名编剧李静表示,其获得老舍文学奖的著作《大先生》将作为第二届国话邀请展特邀剧目于3月31日在国家话剧院上演,该剧还获得2015年

国家艺术基金扶持。

即将登台的《大先生》从鲁迅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展开,当来自天堂的两个“影子回收专家”快把鲁迅和他的影子分开的时候,他心中最牵挂的人陆续与他相会。李静说:“创作《大先生》的过程,是鲁迅与我相互附体的过程,他的爱与恨、自由与自囚、幽默与严冷、信仰与怀疑,时时携雷霆之力撞击我。他是智者,更是义士,我想借助鲁迅来表达自己的生存感受。”

作为一个以新锐创作态度和创作手法受到关注的青年导演,王翀的二度创作也为《大先生》注入了先锋和实验的新鲜血液。“李静的《大先生》不是传统话剧的结构方式,而更多是意识流的诗化文本。”王翀表示,因此决定不在舞台上模拟历史上的鲁迅形象,而要用当代人的眼光、当代剧场的美学,把鲁迅带到观众面前。王翀认为,鲁迅是一个“意识形态的战场”,“如此多人多面的角色,为何不能像不同创作者处理《哈姆雷特》那样处理鲁迅?”于是他大胆提出“除了鲁迅,皆为傀儡”的导演构想,舞台上除了赵立新饰演的鲁迅,其余所有角色皆以傀儡的形式出现:讲法治的胡适是兽笼傀儡,讲情怀的周作人是纸伞傀儡,追逐爱情的许广平是海洋般宽广灵动的傀儡,独裁者则是随意变换身形的蛇傀儡。在排练前夕,王翀还专程带领团队前往台湾宜兰专访偶剧团“无独有偶”,学习偶的制作和运用。青年艺术家黄姒受邀为《大先生》创作数个“傀儡”。此外,王翀标志性的即时影像手法也将融入舞台,与“偶”有机结合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



演艺漫谈

## 纪律是艺术工作者的基本功

朱宗庆

一般人会以为艺术家讲究灵感、创意,充满感情,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心思,重视精神层次的追求,才得以创作出动人的作品。感知虽然是艺术工作者必备的能力,感性也成为他们形塑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所必备的特质,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,缺乏纪律的规范。

以音乐表演为例,掌握好技术层面是首要条件。音乐也是一种时间艺术,一秒钟细分为4等份、8等份,甚至32等份,都是常有的事,对于各种不同节奏变化,应能精准掌握,不能受到心情、情绪的影响,不管是一个人的演出,或是百人合奏,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后,才能去谈音乐诠释和情感表达。此外,在理性的接口上,表演者上台前的焦虑或在舞台上的紧张,必须面对和克服,想办法转化这种生理上的阻力成为锻炼基本功的助力,也就是纪律的养成。

表演艺术工作者在剧场内工作,除了必须对其环境和软硬件设备熟悉外,因为剧场有舞台、布景、灯光、道具、人员动线等要素,需有科学和专业为依据,来确保节目呈现内容,以及工作或演出人员的安全性。所以,纪律和规范的专业性就等同作战一般,都是为了让演出尽善尽美,并对自己和观众负责。

法国阳光剧团、加拿大太阳剧团和台湾云门舞集这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团体,虽然艺术表达的形式和载体不同,但他们都有令人崇敬的专业度,而这“专业”的基础就是来自团队纪律与对细节的要求,所有看似自然却精准的呈现乃出自于平日严谨的排练,并将之内化成身心状态和生活态度。表演艺术是劳力密集型产业,讲究专业分工和标准作业流程,无论是台前或幕后人员,皆须各司其职,以达到最好的演出质量。

我长期与艺术家一起工作,看到许多艺术家对工作投入,自我要求高,表达方式有时非常直接,毫无修饰,常常前一秒辩论争执,但为完成作品、完美呈现,后一秒抛开情绪,立即投入协作。这样的执着和真性情放在舞台上,就是丰沛的感情流露,但若没有平时的自我要求与投入,我们又何能见到充满感性的动人呈现。

不只表演艺术,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把纪律视为生活的一部分。上个月辞世的广告才子孙大伟,打破创意人生活作息不定的刻板印象,他认为做为一个创意人需严守纪律,有了纪律,人生的弹性才会大;他把生活体验当做一种滋养心灵的生活习惯,因而做出许多隽永的广告。

苹果公司执行长贾伯斯,是一位深谙表演艺术精髓的演说者,每次的新产品发表简报,就像一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。永远是黑色上衣配牛仔裤,贾伯斯知道产品才是主角,由他来“说故事”无疑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。这位极具表演魅力的企业家为了五分钟的简报,至少要花两天排练,说穿了基本功只有一个,就是不断地练习再练习,最后达到理性与感性完美交融的结果。

或许有人会好奇,为什么艺术家会有源源不断的创意和想法,其实那些是来自平日广泛涉猎、用心生活所产生的收获,也就是一种纪律。当生命有了适当的习惯和管理,少了纷乱和繁杂,灵感就会在适当或不预期的时候出现,有时甚至看似无关的事,反而有最大的启发;当基本的工作能力可以自动发挥出来,我们内心会有多出来的空间和自由,去做更有挑战心智的想法。

作曲家陈茂莹说过一句让我至今仍十分受用的话:“要让音乐变得精采,必须先准,然后再不准。”意思是说,演奏者必须先全然掌握作品的每个细节,再去谈诠释和情感表达,也就是要先有严谨的理性,才能有绝美的感性,进而从技术跃升到艺术。陈茂莹为“纪律”和“艺术”下了精辟的注解,也为艺术工作者的任务提供了更清明的视野。

(作者系朱宗庆打击乐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)